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五一號

據 民國陶宗奇等修張鵬翱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影印

河北省

昌黎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胥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二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總監修縣長安新梁仲理



監修教育局長周子文



編纂兼校勘張雲翮



編纂兼校勘王歷叢



舊志序

志者何紀事也事何以紀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行人掌五物辨每國之宜皆得反命于王俾周知天下之故是志也者所以紀列國之事爲一邦之信史以藏諸太府者也凡山川險易疆域廣狹以及民物之登耗風俗之貞邪妖祥之休咎例得備載使流覽者知鑒焉亦考鏡得失之意也昌黎距神京左輔負山濱海爲上游巖邑其間鍾溟渤之靈發碣石之秀如首陽曠代之清風退之振衰之文藻超前軼後震爍古今蒸蒸乎文獻之邦且地隣畿甸輜軒者首採風謠邑乘一書其所關非淺尠也歲庚戌余奉簡命來蒞茲土簿書之暇出邑志觀之舊本磨滅不可稽考自劍門楊公重編歷明季迄今相去六十餘載其沿革廢建之異質文損益之殊行事湮沒考核無徵誰實司此而謂可以聽其闕略也亦何

以稽典故考得失稱一方之備物者乎於是遴邑淹洽之彥廣蒐博採鈔集衆家諮詢父老刪繁補闕覈實闡幽由輿地以至雜述列爲若干卷叅稽之下甯嚴勿濫甯朴勿虛厲者去之眞者存之散佚者收之隱潛者彰之其龐雜口漏之失魯魚亥豕之訛犂然渙然有條不紊洵千秋之掌故也使後之作者披圖閱覽山川陵谷乾象緯星占民俗之尙土物之宜大者禮樂兵刑之務小者人官物曲之能無不燎如指掌其化民成俗之方隨時制宜之策皆于是乎變通焉且也上以佐聖天子觀風之助下以樹億萬載不朽之謨斯志也又何獨一邑之考鏡已也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八月文林郎知昌黎縣

瀨澤王曰翼題

舊志序

周禮大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凡山川疆域形勝戶口租稅人物風俗及一切規制沿革莫不具載故鄧侯先收天下圖籍使沛公知天下阨塞戶口強弱民所疾苦唐宣宗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使周知天下之務此志所由重矣今天子特允閣臣請修天下一統志雖山僻小邑無不奉檄采輯成書以進皆仰體宸衷之留意于四方艱難百姓疾苦也若我昌黎幅幘南臨渤海北負仙臺東控榆關西挹灤江實爲畿左巖邑邑志自昔劍門楊侯重修後時事遞更漸至散軼無徵今者蕩澤王侯乃始奉檄而訪故老採遺聞補所未備而又斟酌異同芟繁就簡勒成八卷曰輿地曰營建曰食貨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凡山川疆域形勝戶口租稅人物風俗及一切規制沿

革之故亦既犁然可觀奕然可風矣時予承乏楚郢未獲一効涓埃茲當鞅掌軍供之下得讀其完書竊嘆王侯之深心大力照曜簡冊而又重有感焉夫間氣之扶輿螭蛭名教之漸摩淪浹結聚于偉人傑士之身爲一邑型望之所歸若孤竹高風爲百世之師退之大文起八代之衰與夫忠孝義烈魁奇倜儻之才頂背相望後先輝映豈不與山川竝麗日月爭光使今日者復得若而人挺生邑中發聞天下則吾邑與吾邑之志雖東比鄒魯南抗伊洛無難也是則予所厚望于邑之人而卽以仰副聖君良相與賢侯勤勤修志之意不更愉快乎康熙乙卯嘉平穀旦楚儲使者邑人張尊德題

舊志序

天子宅中藝極俾宇下郡縣各有誌乘蓋將以攷土壤之渥瘠民物之登耗賢才之隆替風俗之醇薄卽以觀吏治制度之釐舉而因以施治焉受命以治其邦者亦將遵守其籍敬天墾土興賢勤民以無辱天子命典綦重哉匪第祖述漢地理志已也我昌雖邊隅地而碣石溟渤詳於禹貢且爲京畿左輔與漢之扶風埒厥志寧可忽諸舊志廼勝朝萬歷四十有六年劍門楊侯之筆歷今且五十年所矣代經鼎革損益凡幾若不起而修之後世將不可問濩澤王侯怒如曰吾蒞茲土而坐視文獻殘荒方冊斷廢使往者無徵來者無鑒雖天子不吾督而吾夙昔自命之謂何爰乃疲精竭思石室購書浚郊乞獻凡上自象緯日星歲時節候下極山澤戶口風俗土田中備人倫官師沿革奢儉強弱之數宏裁瑣綴罔

不詳載俾數十餘年事眉分目列若蝕月復華霧山乍霽書成命

吉敘厥端

吉

肅然曰志也者志不朽也金石雖壽銷泐有時彼峴

山之碣觀者幾人而瞻之在前百千歲一日也昌以圈撥餘壤召
募子遺王侯爲禳灾虐於天靖盜氛於野昔之堞瓦礫矣今則巖
巖重金也昔之巒茂草矣今則猗猗芹香也昔之氓鴻愁矣今則
版圖鱗集也讀祈澍息風諸祝藹沁心脾斯固以身爲志不銷不
泐豈僅摘藻濡毫從楮上作志者比耶乃出其緒餘以成斯帙又
辨不傷華質不傷俚班孟堅志地理能端美於前乎徵往示來奉
籍以治茲域仰荅

天子復何忝焉謹并以告後之司牧

康熙甲寅孟穉邑人閻允吉頓首拜撰

舊志序

邑何爲而有志耶志卽志其邑內之所必傳者也邑所必傳志不能置之不傳邑所不必傳志不能竊之使傳要當于合傳之中而得其所由分于分傳之中而得其所由合于合而分分而合之中而得其意之所由存二帝之書詳言天事三王之書詳言人事其意總重在人邑志由來遠矣自楊侯重修今逾五紀我邑侯王公新增刪焉冰成于水而寒于水青出於藍而深於藍內分八綱數目獨無意乎意維何其志輿地營建也非爲輿地營建也意在有奠安土宇整理民社之人其志食貨官師也非爲食貨官師也意在有擢節愛養躬行化導之人若夫選舉人物豈專爲選舉人物志哉意在人之有功名教有維世風耳藝文雜述豈專爲藝文雜述志哉意在人之因文攷實斥妄歸正耳邑有其人一邑之無事

無物不盛邑無其人一邑之無事無物不衰志前人所以啓今人
志今人所以啟後人何必龍門何必扶風邑各有志志各有意願
閱是志者其知夫修是志之意

康熙十三年歲甲寅秋日

邑廩生高培謹撰